

诗路花语

写在抗战胜利七十年

■ 吴慕君

我在时空的雾霾中找啊
好想找见那一个烽火连天的岁月
我在丰碑的丛林中找啊
好想找见那个血洒疆场的身影
我在思想的泉源中找啊
好想找见那闪耀中华的民族之魂

我找到了黄河泰山
黄河泰山对我说
这里在回响着七十年前的咆哮
这里在展示着七十年前的不屈
我找到了长江长城
长江长城对我说
这里在流淌着七十年前家国情怀
这里在延伸着七十年前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我努力的找啊找
我在大海边找见了
那轮鲜红的太阳
我在平原上找见了
那威武的英雄群像
我在山峦沟壑里找见了
那世界上独特的队伍
我在林海雪原找见了
那一个个永垂不朽的英灵

七十年过去了
可记得那是一段苦难的历史
日寇横行，烧杀抢掠
可记得那也是一段抗争的历史
华夏儿女，同仇敌忾
可记得那更是一段脱胎的历史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七十年过去了
战争的硝烟飘散在了远空
震天的冲杀声消失在了日月
中华大地已是春和景明
和平的大厦高高耸起
强大的祖国正在走向繁荣昌盛

我在民族振兴的大道上
找寻着先辈的足印
先辈的足迹连着中国梦的远景
我在人类和平的警钟里
倾听着先辈的声音
先辈的声音叩响着历史的重门
让战争之神永远沉睡
让和平之鸽高高远飞

七夕

■ 许起鹏

银河飞度鹊桥会，
情爱不渝话古今。
龙女托书仁义重，
许郎借伞感恩深。
孝心董永感天地，
结拜英台泪袂襟。
月桂水仙朝眷恋，
两情相悦任封禁

千岛湖

■ 骆家

喇叭像一只只生气的嘴，噪音
和吐沫星飞溅，林荫道上蠕动的驼背

有几位打太极拳的老人，恍若往事
昔日沉思的岛屿还守在那里

那一年，是你给了我一千个岛屿
却让一座城市永久地跌落水影

八百年的古城连同死守的秘密
静静躺在湖底的山谷，无人问津

老淳安人喜欢把现在的城市叫做新城
还有另一半，留在了过去和时间的箱底

湖的一边出现一个崭新的球场
悄然抬头，你就能望见另一边的生活

不是湖水，是那千座岛屿在摇曳
飞鸟掠过，光影如碎银一般撒落湖滨路

投稿邮箱
hnrbxwb@163.com

浮世绘影

小W的婚事

■ 麦秸秸

年近四十，画家WD先生想结婚。其实结婚婚姻倒不是顶重要，不过周围的朋友们都一个一个个成了别人的老公老婆，只有他自己还被“小W小W”地叫着，从字面上先就矮了一截。

婚礼要在哪里举行好呢？WD先生想过，在琼西那个小镇上的老家也不错，热闹一些，镇上的老人都愿意使劲，帮忙吆喝；海口也将就，毕竟自己在这里工作多年，熟人朋友总是多一些，也算是自己的福地，但得先找到一个合适的爱人。WD先生决定先把工作室的工作放一放，离开大特区，往北去。

北有北京，有长白山，有黄山泰山，有西藏新疆，到哪去？ WD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枚1元硬币，放手心握了半晌，先许愿——这可是终身大事，兴许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马虎不得。

是泰山。WD先生一开始就有这种预感的，他后来无数次地对他的女朋友小语说过。

赶紧打点行李，明天一早的机票出发。买着票也走，买不着票也要想办法走。有志者事竟成，WD先生果然就买到了第二天飞往泰山的票。

到了泰山，烧香许愿后，WD先生心里就踏实了，他并不是没志的废物点心，他知道任何事情都得有谋划。

既然来了，好歹得把泰山看个囫囵，也算门票没白花。WD先生后来是记不得去了哪些景点，天柱峰、日观峰、百文崖、仙人桥、望人松……好像还有个桃花源。总之，这一路上，WD先生的心思虽然挂牵着媳妇的事，但沿途景观偶尔也得抽空看看，否则对不起先人，凭白的，杜陵野老也不会说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话。要说诗人好夸海口，信不得，那孔子先生总是不能来虚的吧？他可是教育家，千年以前，他就发过“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言论。

不过到了桃花源，WD先生就把孔子和杜甫忘了，继续想自己的婚姻大事。还在景点门口，来了个解说员，是个女的，短发，年轻，清爽！黑的短裤，翻了白格子的边，一看就个性。无袖白色T恤，肚子上有个黑卷毛的人头，嘴里

叨根烟，酷！

WD先生从看第一眼开始，就知道这是他的媳妇了。不过，他得淡定，又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金簪儿掉了井里头，有你的总是有你的。”急什么？就跟着她往里走，这一路的长度足够谈一场恋爱了。很快的，WD先生就知道了：她叫小语，家在泰山脚下的一个镇上，父母是个小货铺的老板和老板娘，家里就她一个女儿，将来这货铺和家里的那幢二层楼的大房子，全是她的。其实，WD先生并不在乎这些，否则，他就用不着不远万里到泰山来了，海口有的是有钱的女人。

小语很快也对WD先生产生了兴趣，画家，换个称谓就是艺术家了，跟艺术家谈恋爱？想想都觉得美妙。不过，小语比WD先生小了整整10岁，如果要结婚，恐怕父母这一关是很难过的。

“不怕，有我呢。”WD先生拍拍胸脯说。WD先生是个明事理的人，到底比人家姑娘大了那么多，并且小语还是独生女儿，有难度是正常的。

两个人在泰山上闪恋了几天，下山时，WD先生就把小语带回来了。先到海口，再回老家，小语看起来跟家里人处得很开心，年龄虽然小，也懂规矩，再说WD先生马上都四十了，家里人都盼着他赶快结婚，女人美丑不是最重要的，要找了太漂亮的搁家里还不放心，狐狸精的骂名也不是先人无缘无故杜撰的。小语因此就博得家里上下都点了头，顶好是赶早生个儿子。这结婚的议题就轻而易举地提上了桌面。

首先得去拜见岳父岳母，这个程序很重要。WD先生抓耳挠腮想了几天，终于制订出拜见岳父岳母的计划。先去买些礼物，第一次见面，奉上礼品算是开场白，是序曲。可是买什么好呢？

小语说岳父大人爱喝酒，好，买一瓶最贵的茅台拎过去，这可是国货。再买些海南的特产，这也是基本的礼数。WD先生研究了几天，买了药用价值较高的深圳斑海马和广州花县藕祛琅艺人制作的釉下彩景泰蓝，从健康到人文再到艺

术，都齐了，想来岳父岳母大人也难挑出不是。

看好了适宜嫁娶的黄道吉日，WD先生拎着茅台，包裹装着斑海马和釉下彩景泰蓝，牵着小语直奔美兰机场，去泰山，去提亲，打“飞的”去。

当天傍晚就到了小语家住的小镇上。小语在前，WD先生在后，拎着茅台，挎着大包。

小语敲门，“爸，妈，我们回来了。”没人应。再敲，里面传出一声怒吼：“说过了，不见就是不见！”WD先生在小语背后僵住了，这情况没在计划之内。虽然一开始小语的父母就明确反对这桩婚事，但小语说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只要WD先生跟她一起回家，坚持受点委屈，她父母就会心软。现在看来，这事有难度。

小语坚持隔十分钟敲一次门，有节奏的，每次敲三下，这是WD先生发明的表达诚意的方式。但这个办法看起来效果不佳，因为小语从黄昏一直敲到深夜，门就是不开，入夜之后，里面的人干脆集体沉默。估计这岳父也是头骡驴，不能硬来，WD先生决定先撤，找个旅馆住一夜再说。第二天，天还没亮，WD先生和小语一起，又拎着茅台守在了岳父家门前。继续敲门，十分钟一敲，每次敲三下，有节奏的。但一整天过去了，里面悄无声息，也没人出来。岳父岳母是铁了心不让WD先生进这个门了。“走！回海口。”WD先生对着小语大声说。“走吧，不过去海口算什么本事，在北京混出来了才算人样。”小语的父亲突然从门缝里蹦出这么一句话，但看起来仍无开门的迹象。

只能走。不过WD先生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拎着茅台带着小语奔赴北京。到了北京的WD先生经朋友推荐，成了驻馆艺术家。

不过成了驻馆艺术家的WD先生还是没能得岳父大人的首肯。在北京待了几个月，他就带着小语回归海南了。回归海南的WD先生有了魔症，一见朋友就谈艺术，全是宏篇高论，末了，他总会回到拎茅台还被岳父大人给吃闭门羹的故事，让朋友们帮他想办法。这个话题一打开可就是江河决堤，即便是凌晨三五点都打不住。

天涯之旅

石梅湾

■ 叶清华

白天，我沿着蜿蜒的小路，穿过一片青皮林，可见数个亭子。这些是真正的亭子，里面都有一张桌，四只凳子，如此亭子就满了。这里的地势很高，俯瞰，石梅湾海边风景尽收眼底：滴翠的山、绿的树，蓝的海，祥云脉脉含情。到了晚上，却又是一番光景。这是我第一次晚上来石梅湾海边。天气很好，没有一丝云彩，一轮明月，静静地悬在半空。月光如水，深情地把那柔和的光，从高空洒了下来。我一个人沿着那小路，踏着参差斑驳的树影，穿过那片青皮林，来到那个小亭里。由于树很多，遮住了路灯，使我完全沐浴在月光下，可以专心地听“哗啦，哗啦”的波涛声，看那片郁郁葱葱的青皮林，看那月光下模糊的沙滩，看那黑黑的礁石，看钓鱼人的火光，看远处机船上像星星一样的灯火，看近处一群群年轻男女在海边嬉水……这时，你就像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人，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人。

我还是像白天一样，出了小亭，悠闲自得地沿着青皮林走上半圈，然后到水泥路，再沿着右边向前，下几级台阶，就可以来到沙滩上。沙很细，很软，像高级地毯，踏着走都有点不忍心。这时的风景与感觉，真正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四周很暗，但在月光下，又什么都能看见轮廓。这里地势很低，“海门”有大礁石，后面有树丛，可并不使人感到闷，因为大海在我的眼前。静，是这时最大的特点，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使这里显得更为静谧。我闭上眼睛，坐下来，随便坐哪儿都行，到处是柔軟的沙，倾听这浪涛声，忽高、忽低、忽急、忽慢，像是很远、又是很近，渐渐地就像听古典音乐一样，只觉入耳有说不出的美妙；五脏六腑里，像驶斗舰过，无处不服帖；浑身的毛孔，像吃了新鲜的椰子水，无一个毛孔不畅快。我渐渐地觉得自己开始变轻、变小，开始溶化，最后，完全溶在这月色涛声里了。

数刻之后，我才睁开眼，见“海门”礁石处有火光，就站了起来，向那一点火光走去，心想：早就听说有人晚上来钓鱼，还从没来看看，今晚去瞧瞧。我虽然不愿垂钓，但常常来欣赏这如画的景致，看点缀这幅画的钓鱼人。我慢慢爬上“海门”礁石，见两个钓鱼人一个在专心地吸烟，蹲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有他嘴上的烟一明一暗，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另一个手插在裤兜里，看看水洞，很是悠闲自在。一阵海风吹来，鱼杆上的小铃发出“叮当”的清脆的响声，又不时被浪涛淹没。这两个人可真是惬意极了，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夜晚，做着他们喜欢做的事。

“叮当、叮当”又是一阵海风吹来，“哗啦”又是无数朵浪花盛开，这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一切都是静的，又都是动的。

月色照亮了东边的天空，星星则向西闪烁，海里暗香浮动，岸边树影婆娑……夜里的石梅湾，全是赤裸裸的蛊惑。

家在海南

潭门人

■ 曾斌

潭门，自古就以渔业闻名的滨海小镇。这里的人世世代代以海为生，靠海吃海，足迹遍布整个中国南海。几百年来，潭门人都行走在这片神秘浩瀚的海域，他们早已把这片海看作是自己脚下的“耕地”了。

我妻子娘家的二公，是典型的潭门人。二公十几岁就当渔民，后来在一家国企从事船运工作，当过轮机长，现已退休闲赋在家，大半辈子与海为伴。由于他擅长修理机器，平时哪家渔船的机器出现什么故障，都会找他帮忙。修理机器，那是脏累活，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习这项技能，况且修理机器要钻到船仓底下，船仓里面又小又闷热，经常弄得满身都是油渍。二公经常开玩笑说，这澡洗半天都洗不干净。我们都劝他不要太辛苦了，岁数大了，也不是很安全，呆在家里领退休金，享受天伦之乐就好。二公却觉得，闲着无聊，帮人修船不仅能补贴家用，还能经常与渔民唠唠嗑。其实早在以前，二公完全有机会带上他的两个儿子到城里工作，过上大家所羡慕的城里人生活。然而，直到他退休，两个儿子还是在家当渔民。我们都替他放弃这一决定感到可惜。然而他却不怎么认为，他始终觉得对于潭门人来说，南海就像是自己“祖宗地”，去捕鱼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只要自己吃苦肯干，吃穿不愁，何必跑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呢？

今年春节，再次与二公闲聊，我慢慢发现二公的话题不再仅限于以往单纯的唠家常。他一会儿感慨潭门现在来的外地游客特别多，在港口一眼望去，好多是内地人和外地的车辆；一会儿又说，东家谁谁做起贝壳工艺品生意又赚了多少钱，西家谁谁开了一家海鲜大排档发了不少财等。眼见潭门的变化，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二公心里头很高兴。确实是，现在潭门的渔民在政府的支持下，造大船、闯大海、抓大鱼，成了新追求的梦想。同时也有些渔民特别是年轻人视野开拓，瞅准商机在陆地上当起了小老板，做起了生意，使潭门的经济发展出现多元化。

现在的潭门人依然是靠海吃海，但生存与生活方式早已大不相同，不再是一种单一性的选择了。慢慢地，二公原来固守的传统观念也开始转变，不再要求儿孙们一定要走父辈们所走的路子，一定要选择父辈们所过的生活。而是以潭门人大海般的胸怀接纳了几孙们自己的选择。现在，大孙子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大胆创业，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贝壳工艺品店，依靠着自己的双手在陆地上闯出一片天地。如今潭门年轻一代的身份不再单一限于渔民，但是潭门人祖祖辈辈身上所有的那股敢闯敢做，不服输的“闯海”劲头，在他们骨子里依然一脉相承。

红尘物语

岁月缝花

■ 王举芳

她坐在窗户外，一手拿着针线，一手握着一个漂亮的布娃娃，精神专注，手起针落，为布娃娃缝补撕裂的衣裳。她的缝补技术那样娴熟，不一会儿，布娃娃的衣服就缝补好了，拿在手心里细端详，缝补的针脚非但没有让布娃娃显得破旧，反而让布娃娃增添了很多趣味儿。那一针一线，连起的是岁月的花。

她叫南希，在华盛顿州的苏奎米什郊区开了一家娃娃修理店。窗户外的小小工作台是她工作的地方。房间里的其余空间，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娃娃。这些娃娃或在架子上注视着她，或斜躺在一排排的箱子里，干净的塑料箱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装满了娃娃的陶瓷腿、玻璃眼珠和残缺不全的身体。

她修理每一个娃娃，都像对待自己的珍藏。小时候，爸爸妈妈工作很忙，南希放学后，常常一个人在家。八岁那年生日，妈妈给她买了一个娃娃作为生日礼物，那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娃娃，有着蓝色的眼睛，黄色的头发，穿着粉红的长裙。南希非常喜欢这个娃娃，每晚，都要搂着它才能安然入睡。娃娃成了她的珍宝。

有一次，南希不小心把娃娃摔了，娃娃的眼睛摔碎了。妈妈带她找了好几个地方去修，都说不修娃娃，南希很伤心，她说：“娃娃是她抚摸娃娃的眼睛，有了一个念头：自己动手修补娃娃。她找来两枚蓝色的扣子，小心翼翼地用针线缝上去。哈，娃娃高兴极了，在冲她微笑。那一刻，南希有了一个梦想：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修理娃娃的人。就这样，大学毕业后，她回家乡小镇开办了一家娃娃修理店。

每当把娃娃放在工作台上开始工作的时候，南希都有一种竭尽全力把每个零部件恢复原状的责任感。从马海毛假发到山羊皮鞋底，从不到马虎。她还收集了很多丝织品和蝉翼纱，以及从德国进口的玻璃眼珠，因为德国的玻璃吹塑是最好的。她尽可能用最好的材料给娃娃做眼睛，因为她觉得，她不仅仅是给娃娃穿衣服、安眼睛，或者装上残缺的腿，更是在打扮他们，恢复他们最初的美丽和魅力。

每天，都会有残缺的娃娃送来。每天，都有修补如初的娃娃被领走。看着孩子们拿着心爱的娃娃开心的笑脸，南希觉得很满足，很欣慰。

修理娃娃挣不了多少钱，有人劝她不如去城里另找份工作，她说：“娃娃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我知道一个心爱的娃娃对一个孩子来说有多重要，所以我会坚持下去。孩子的童年是纯真的，有娃娃陪伴的日子是最美好、最快乐的日子，我要帮孩子们留住这些美好的记忆。”每一个残缺的娃娃在南希的手里，都会变得完美又漂亮。因为她觉得自己不是单纯的在修理娃娃，而是在为孩子修补美好的时光。修理娃娃让南希的心变得纯净，安宁。

红尘世界纷扰，有很多意外常常把我们身边的美好拍打得支离破碎，此时，不要哀叹和抱怨，沉静下来，拿起“针线”，修补好时光。或许那些针脚不怎么细致，但这些细细的浅痕，都会开成岁月之花，在我们的生命流年里深情摇曳，灿然生姿。